

世界華文文庫

# 黑土情

劉雲華



張學敏

銀河出版社



書名：黑土情

作者：張學敏

出版：銀河出版社

香港九龍深水埗大埔道

一六〇號A地下

電話：二七七六一三五一

印刷：本社印刷部

發行：本社發行部

版次：一九九六年七月版

國際書號：ISBN 962-475-240-0

定價：港幣四十六元

（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）



## 作者簡介

張學敏，一九四二年出生。曾任黑龍江「齊齊哈爾日報」記者、副主任。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赴深圳，擔任某公司總經理辦公室秘書。在翻天覆地的變化中，他寫出了自己由「秘書」到秘書的蛻變，只希望是最后一次折磨。

作者還曾擔任過市委機關的秘書科長，現又當了經濟特區的企業秘書。不是興趣，而是需要；不是索取，而是奉獻。

世界華文文庫

1267  
414  
黑土情

劉雲華



張學敏

張何出版社



## 目錄

- 5 ■ 前言
- 7 ■ 「老記」打工苦又甜
- 11 ■ 家信給我力量
- 14 ■ 尋找足迹
- 17 ■ 打工族禮贊
- 20 ■ 吃盒飯
- 22 ■ 我愛「打工世界」
- 25 ■ 「碗水要端平」
- 28 ■ 「老秘」喜歡啥
- 31 ■ 打工仔要出書
- 34 ■ 孩子何時能長大？
- 37 ■ 家庭會
- 40 ■ 家丑也要外揚
- 42 ■ 妻子太自私
- 45 ■ 慈母情
- 49 ■ 頂頭上司
- 53 ■ 久違了，小姐
- 57 ■ 長征
- 61 ■ 想離開家
- 64 ■ 未婚妻
- 67 ■ 不瀟灑嗎？
- 70 ■ 企盼
- 73 ■ 希冀
- 76 ■ 沒有退化
- 78 ■ 今年（豬年）的春節
- 81 ■ 詩與友人
- 84 ■ 湘妹子
- 89 ■ 淒涼
- 92 ■ 烙印
- 95 ■ 悲哀是成熟
- 98 ■ 紅豆
- 100 ■ 外甥——吳三

|     |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|
| 103 | ■ 飄零    |
| 106 | ■ 願望    |
| 108 | ■ 心聲    |
| 110 | ■ 與青年共勉 |
| 113 | ■ 鄉音    |
| 116 | ■ 名利淡如水 |
| 118 | ■ 海涅告訴我 |
| 120 | ■ 幸運否   |

## 前言

張學敏，一九四二年出生。曾任「齊齊哈爾日報」記者、政教部副主任、第一記者部副主任。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六日，由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赴深圳，擔任中國機械工業供銷深圳公司總經理辦公室秘書。此間，他在發生天翻地覆變化的現實面前，潛心的學習、冷靜的思考、專心的寫作。幾乎是苦、累、抑或是汗水和心血，寫出了由記者到秘書的蛻變，只希望是最后一次折磨。這是「黑土情」的內涵所在。

曾多年在市委，市政府機關擔任秘書科長的他，又到經濟特區的企业當了秘書，秘書，是新的，又是舊的；既陌生，又熟悉。不過，這秘書還是要當下去的，不是興趣，而是需要；不是索取，而是奉獻。



## 「老記」打工苦又甜

「小眼睛，單眼皮，說直話不拐彎，辦實事冒傻氣，就是不肯放下手中的筆。」這就是我的自畫像。

爬了一輩子格子的我，輕易聽任了家人的鼓動，競奔文從商了，當了深圳一家公司的秘書。

原來在家鄉的報社當記者時，主要是跑機關、文化、教育、體育、衛生等幾個口，對工交、財貿、農業等行業都很陌生。俗話說，隔行如隔山。來深圳后，又是在企業工作，就要熟悉生產、經營和銷售。在一段時間里，我主要是閱讀和領會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」、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登記管理條例」等有關國家政策、法規，還有深圳市人民政府第十五號令「深圳經濟特區企業集團暫行規定」。在炎熱的夏天，我用螞蟻啃骨頭的精神，潛心學習、領會這些法律、法規及其有關文件的內涵和主要精神實質。艱難地寫出了「華垠集團系統軟件的構想」、「華垠（集團）有限公司導入C戰略可行性報告」、「華垠（集團）公司

關於企業文化、理論教育、宣傳思想工作的安排意見」等材料，為公司領導的經營管理起到了參謀作用。

從遙遠的黑龍江，來到了南海之濱，氣候、地理環境、生活習慣都有天壤之別。就說這熱吧，夏天處處都象是大蒸籠，熱得喘不過氣來，在空調環境里呆了，身體又不舒服。再說潮吧，一到雨季濕度很大，衣服、被子都是濕漉漉的，到處是難聞的發霉的氣味，宿舍的天棚上霉菌連成片，擦掉了用不了幾天又「卷土重來」。特別是洗了衣服幾天都不干，出門辦事手不離傘。更不用說，一年四季都受蚊子氣，身上被叮咬得到處是疤，又痛又癢。在又干又冷的家鄉生活了幾十年，冷丁來到又熱又潮的深圳，一時半會兒難以適應，只好硬挺了。

幸好，公司的進出口處辦了一個內部小報「華根磁電通訊」，聘我當顧問。目前只出了三期，從發刊詞、元旦社論及企業管理的小言論都是出自我手，再加上修改編輯一些子公司的稿件，總算把我這個「老記」派上了用場。並寫出了「構建企業文化迫在眉睫」、「CI——企業騰飛的翅膀」、「企業之本是員工」、「企業興否在用才」等小言論。

元旦前夕，我沒有什麼禮物送給家鄉人，只是將來深圳后的所見所聞寄給江東父老，也

許是經驗，也許是信息，我多么希望嘔心瀝血寫的文章能給家鄉的建設與發展有所幫助。我給這些文章起了個「深圳印象記」的名字，共寫了一百篇，每篇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字，其中大鵬乘風而起、駛向太平洋、五洲贊鵬城、外引內聯有新篇、旅遊業高屋建瓴、鐵路駛向現代化、交通呼喚立交橋、蛇口工業區領風騷、福田保稅區競風流、外資：十五億美元、好一個稅收大戶、金融高居龍頭、特區報再起宏圖、走向高雅、回睺體育等。深圳有寫頭，家鄉有學頭，我這個「老記」只好在第一百篇時寫了個「難以落筆」的句號。

春節期間，我又計劃寫「廣東行」，再把經濟大省的社會、經濟發展情況奉獻給家鄉。然而事與願違，一個月的假期竟當了整整一個月的炊事員，每天都有十人左右吃飯，簡直成了「東北虎」的臨時食堂。我只是抽時間將「廣東行」的五十篇目錄和「開頭的話」寫了出來。現在，只好利用班前班後的休息時間來寫了，看來沒有一至二個月時間是完不成的。

時光飛逝，轉眼間來深圳快一年了，「老記」仍舊住單身宿舍吃集體食堂。在這里無親無故、無憂無慮，又沒有什麼興趣愛好，至今不會跳舞不會打麻將，唯一的樂趣就是讀點什麼或寫點什麼。

「老記」想開了，深圳有寫頭，只要頭腦靈活、手脚利索，就要寫下去，而且是永不休

止。

還是開頭說的那句大實話，就是不肯放下手中的筆。

## 家信給我力量

我來深圳打工缺乏信心，總以為自己年齡大了，只有中級技術職稱，走了幾家報社又碰了一鼻子灰，是一個沒有人願意要的「老記」。

新來乍到，舉目無親。誰最了解我呢？誰能支持我呢？只有關心和愛護我并知道我人生價值的親朋好友。一封封來自祖國邊陲城市的信件，一句句感人肺腑的叮囑重托，給了我巨大的鼓舞和力量。

曾與我一個在一個戰壕里摸爬滾打的鄒德仁、劉彥昌等老戰友，最清楚我不過了，用他們的話說，我們之間就差換個腦袋換個姓了。他們本來知道我不是經商的料，可還支持我來深圳，信中說：「大家一致的看法是，盡管前途凶吉未卜，風險很大，但憑你的才能和毅力，局面很快就會打開，決不存在飯碗難保的問題。五十有三，正當壯年，以身試海，順應時代。你走了我們想走而沒敢走的一步，戰友們都很佩服你的膽識。既然你已經去了，沒有了

退路，只有向前拼搏了。」

曾經和我一同在市政府、市委工作數年，現任市委宣傳部黨員教育處處長的佟居平幾次來信，再三鼓勵我克服困難，努力開拓。他說：「南方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形勢肯定比家鄉好，人們的生活也很充實。你到了新的地方工作，需要個人奮鬥，要適應新環境，實屬不易呀！」

我在家鄉的市衛生局、市第一醫院工作多年，結識了很多知心朋友，雖然現在距離很遠但心却貼得很近，大家自然特別關心我，都勉勵我并勸告我說：「你到深圳，五十開外的人當了打工仔試聘，心里當然是接受不了，這體現南北方用工制度的不同，我想不會太久就會好的。還是一句話，南方比北方好，深圳是個好地方，你還是安下心來，不能急于求成，要耐心等待，好的運氣馬上就到。」

同我在師範學校中文系一同讀書的同窗好友也對我說：「『人挪活，樹挪死』這句話一點不假，這次你到深圳，就是去對了，那里是人們向往去的地方，我相信憑你的能力和水平，一定能在很短的時間適應環境。」

我永遠忘不了，也永遠記下了遙遠報界朋友熱情洋溢的書信，他們在信中告訴我：「看到你的像片，感覺你比以前瀟灑了，但我心里仍有一份熟悉你的那種勤奮、匆忙的形象。但願這半個月往返信件的溝通，能為你增添一份快樂。當面對每一天的旭日時，我殷切地祝願

你每一天都有一份熱烈的好心情。」

相識才能相知，相信才能相通。同心而同德，同步而同行。家鄉的親朋故友與我共同生活、工作了數十年，彼此互相了解、互相愛護、互相幫助，心往一處想，血往一處流，可以說是「心有靈犀一點通」啦。俗話說，聽人勸，吃飽飯，來自家鄉的書信，使我更新了觀念、堅定了信心，頓時增加了克服困難的勇氣和力量。

自古道：家書值千金。這些寶貴的信件我都小心地保存着。一有空閑時間就拿出來看一看，竟好像是面對面的交談、情對情的傾叙。是的，家書再多也嫌少，家書再長也嫌短。從家鄉到深圳，一封家書要走一個星期，往返半月時間的交流，有時還真掐着手指盼鄉音。

「每逢佳節倍思親」，一年之中，節日的思念就象汹涌澎湃的波濤，愈加盼望遠方的信函。因為，家書使我心明眼亮，家書給我勇氣和力量。

啊！游子企盼着那割不斷的根。

家書無價。

## 尋找足迹

去年四月（一九九四年），北國還是春寒料峭時，我告別了家鄉，飛越了千山萬水，來到了春意盎然的特區城市——深圳。

在離別的那些日子裡，心里很不好受，不情願離開土生土長的北大荒，更不願離開執着追求和為之奮鬥的那張報紙。

三月末四月初，是我來深圳前辦理調轉手續的日子。每天邊採訪寫稿邊辦理各種手續。現在，我才能向世人披露，為了來深圳還將記者職稱說成是助理記者，否則市人事局這一關就不讓走人。記得我的最后一次採訪是市委貫徹中央「兩會」精神的動態，稿件發表在四月七日「齊齊哈爾日報」的頭版頭條「市委召開傳達貫徹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八屆二次會議精神大會」。報社總編輯發現我還在採訪，竟批評了我的「頂頭上司」——第一記者部主任周偉光說：「人家手續都辦妥了，你還不讓他休息休息！」命令如山倒，從此我就徹底告別了每天都會聞到的那張油墨芬芳的報紙。